



人类固执地拒绝死亡，梦想青春永驻。
千万年来一直在真实与想象的世界里，
追逐长生、一路狂奔。

长生不老 长寿文化史

(英) 卢卡斯·博亚 著
徐有容 陈焱 译

FOREVER YOUNG
A CULTURAL HISTORY OF LONGEVITY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长生不老 长寿文化史

FOREVER YOUNG
A CULTURAL HISTORY OF LONGEVITY

(英) 卢卡斯·博亚 著
徐有翎 陈焱 译

Translated from the revised and expanded English edition, **Forever Young: A Cultural History of Longevity** by Lucian Boia,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 London 2004.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under the title **Pour vivre deux cents ans** © In Press Éditions, Paris, 1998

合同登记号: 19-2005-11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生不老·长寿文化史

(英)卢卡斯·博亚著 徐有铭 陈焱译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7.1 (三尺书架)

ISBN 978-7-5360-4756-3

I. 长… II. ①博…②徐…③陈… III. 长寿-普及读物 IV. R161.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46656号

丛书策划: 秦 颖 缪 哲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责任编辑: 邹婧华 邓裕玲

平面设计: 张红霞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880×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7.5 1插页

字 数 175,000字

版 次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8000册

定 价 1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三尺书架

总序
三尺书架

以前的丛书，都有弘远的抱负。大部头像“四库”这样的，固然不说了，小的如鲁迅的“朝花译丛”，也是以“传新知，启民智”为宗旨的。洋的如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liot）的“哈佛古典丛书”，则为记录2000年来人类进步的痕迹，“给受教育不周备的人，一个袖珍的图书馆，使砥砺思想，陶冶性灵，跻身于文明的传薪者之列”。

这是自信、开朗、庄重的时代的往事了。

咱们时代的人，性子要阴郁，精神则萎靡，对善、对美、对进步，抱的都是犬儒的心。书虽然和前人一样，也依然在写，依然在读，但目的则变了：或为传授、学习生存的兵法，或为生存之余，松一松心里的压力。无论写书，读书，似都是生存的余事了。求写作、读书而为传薪的人，渺不可得。因此编一部译丛，却以前人的宗旨为宗旨，这在出版者来说，是“不可”的，在编者是“不能”的，对读者来说，又是可笑的。

这名为“三尺书架”的译丛，是套用了查尔斯·艾略特的“五尺书架”，即“哈佛古典丛书”别名。但面对它的抱负，我们很惭愧，因此自裁了两尺，以表示不如人家。但“五尺”是汉子，“三寸”才是“钉”；之所以裁两尺而非四尺七寸，是我们还有小小的抱负，尚可以自诩。兹略述其意，就教于读者。

选目的标准，是不求经典，但都得是“好铁”打的。也不求读者奉为思考、行动的指南，只在于让人知

道：有过这样的人，想过这样的事，有过这样的体验。这些知识、想法、体验，都是我们曾有却不清晰的，或想有却没有的。总之不谈奇，不言怪，不故作玄虚与高深，务求知识的平正，经验的练达，和人情的通脱。常人不愿有的东西，本译丛一概不取。

第二个标准，是选书不按知识的分类，比如从这个鸽笼里，揪出本科学，从那个鸽笼里，掏一本文学。我们只选天上的野鸟，只长得俊，叫得好，飞得漂亮，那不管它挂的是科学、文学、哲学，或难以类分的标签，都在我们的选取之列。因为知识有类别，经验是整体的。

第三个标准，是文字要有风格，即便不能，也要清晰。无论正说，反说，斜说，侧说，但句句都得是人话。译文的风格，也以此为追求，至少不让读者掰着手指头，去数句子的“主谓宾”。

一个译丛该有的说明，也就是这些了。简而言之，本译丛的宗旨，是为读者提供一点有意的知识、想法和体验。使我们于“兵法”之外，还有人所该有的知识，在平淡的生活之外，有人该有的更好的体验，在俗常的想法之外，还有让我们感到自尊、自信，感到不枉而为人想法。在这犬儒的时代，这就是文明的薪火了，虽不足以“雄”，亦足以“豪”。

——欢迎来“三尺书架”。



三尺书架

序言

长生不老——长寿文化史
FOREVER YOUNG
A CULTURAL HISTORY OF LONGEV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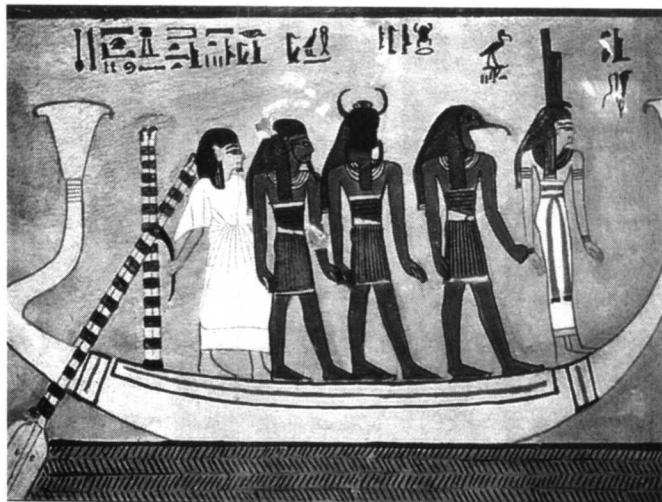
人类对他们的命运远未感到满意。而且，至少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总是独自在追问生命问题。我们或许有足够的聪明提出问题，却几乎肯定不够睿智到能获取答案。人生苦短，我们怎能就此满足？我们的幸福生活常常被哀愁冲淡。而到了最后，所有意义和目的，终归于湮没。面对如此无法让人满足的现实，有三种方法摆在我们面前。

首先是传统宗教的教义：死亡并未终结一切，生命以其他形式延续，只是在不同的方面。我们肉体的“灵魂”，在宗教中是不朽的，会延续到来世，或者按照生死轮回的说法，灵魂会以不同的方式转世投胎。也许只有在“来世”，真正的生命才开始。

其次是个人融入社会。个人固有一死，但是人类将世世代代永存。赋予我们生命意义的唯一途径就是献身于一些大家共同参与的宏图伟业，这样我们短促的一生能有一些东西得以留存，用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句来说——“我不会完全死去。”最终的结果并非一己的成功，而是人类（或者特定的社会、人群或国家）的潜能得到实现。除了以“世俗宗教”的形式用人性来代替神性之外，这种看待事物的观点与宗教的态度并无两样。尤其在现代，建立在诸如国家、民主、进步、科学或者“美好的未来”这些强有力的原则之上的种种“宗教”，影响已经扩散蔓延。



三尺书架



也许只有在来世，真正的生命才开始。

第三即最后一种方法，就是直接通过解决人类生理结构上的缺陷而直探根源。其目标是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形体，创造出与当前这种脆弱而短寿的人大不一样的一类“新人”。这个方法最宏伟的目标就是长生不朽，或者永垂不朽——无论如何也要活得更长，活得更好。

这三种方法一直都是并存的，只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文明中会此消彼长。很久以来，传统的宗教似乎为拯救世人提供了唯一有用的答案。到了十八和十九世纪，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在西方日渐衰落，同时并行而起的是对于人类能够把握自身命运的信仰。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意识形态的世俗化宗教成了地位显赫的纯粹“社会”项目。它们的目标是要在尘世获得尽善尽美，享尽富贵荣华，而不是求诸身死名灭之后。

第二种方法在今天看上去也许显得陈腐老套。西方世界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水平，当然绝非进步主义鼓吹者想象中的完美，不过是提供了社会组织和政治机构，以

及一定的福利而已。其结果是现在比以前更少“宏大的项目”。这似乎就是历史的尽头，就像某些人所预言的？我们如今更多的是活在现在。未来和以前的来世一样，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当然这两种信仰，一种信仰天堂，另一种信仰社会的价值，都会持续下去，并将会继续如此；但是每天按照这样的信仰过日子的人，其数目继续在减少。

人总归要信仰些东西。我们从来不满足于仅仅活着，而不去看得远些，我们总是追求绝对。头两种观念的衰落开启了第三种观念的路子：生命的变形。尽管这种观念源于远古，但是在我们时代的物质和精神背景下，更是获得了广受欢迎的基础。我们变得日益个人主义；我们已经惯于享受舒适的生活；我们期望获取自己生命的种种好处，不想死去；我们不想变老。也许我们索取过多了。可是今天我们寻求“新生命”的做法得到了一个重大因素的支持：总的来说是科学，精确点说就是遗传学，它们似乎已经能够提供有效的方法，从生物学角度上“重新发展”人类。寻求永葆青春，正在成为一种新宗教。

这个计划的成功机会很难评测。将来是一片未知的国土，最终的结果几乎肯定与我们所有的预想都不一样。另外，我们也可从探求古代学到很多东西。追求长寿是有一段历史的，这段历史可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信史：从古至今（近年来获得了重大进步），人类已经向长生迈进了一小步：我们比先辈活得更长，我们的青春也更长。另一方面是神话史，其雄心岂非多活几年而已。本书中不会只字不提信史，我会时不时回头提及几笔，但是我要叙述的乃是神话史。我们在此书中自然会论及一些奇事怪谈，其中很多事情都会被人认为是荒诞不经的，然而对其真相的叩问仍在延续。为什么我们



三尺书架

脑海中的种种事情，就不如物质世界中发生的事情更真实呢？人是同时活在两个星球上的——现实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虽然两个世界截然不同，但是互相之间总有来往。想象中的某些基本的东西，例如幻梦、乌托邦和空想的计划，业已证实是非常强大的。其中一些和人类已共存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人类想尽力实现这些梦想是再自然不过了。有时候人类能成功，有时候不能成功。正是这种在真实和梦想之间的挣扎形成了历史。

或许再回到关于长寿的主题，我们可能发现，今天的科学计划与往日的神话故事并无二致。

CONTENTS

目 录

长生不老：长寿文化史

FOREVER YOUNG: A CULTURAL HISTORY OF LONGEVITY

001

序 言

001

中世纪之前：太初寿星

天地鸿蒙之初，神圣的元气尚未稀薄消散，高寿的人类先祖充斥着神话与传说。真实生活中，人们抗拒永生的诱惑，质疑长寿的裨益，乐天知命。

037

中世纪：天恩普照

返老还童的青春泉，世外桃源般的隐修，长生不老的极乐园，笼罩着神圣的光环。然而，死神依然忠实地履行着职责，上帝许诺的永生不过是灵魂不朽。

061

文艺复兴时期：肉体回归

肉体获得了解放，青春和长寿被赋予了同拯救灵魂一样伟大的价值。占星术、炼丹术、节食、禁欲、催泻、血浴、输血，长寿术既世俗化又具个性。

081

十八世纪：理智产生奇迹

启蒙运动质疑上帝但并未摆脱神话的诱惑，理性只是改组了神话的材料，将地理环境、气候、食物等元素注入哲学和科学的模子，制造新的长寿奇迹。

107

十九世纪：科学乌托邦

科学进入巫术领域，在想象的传统矿层里挖掘长生不老的宝藏。上帝和魔鬼虽被逐出科学的疆域，魔幻般的长寿仍然继续生存于文学与艺术的虚构中。

135

二十世纪上半叶：空想时代

微生物与荷尔蒙的发现，激发了人类的万丈雄心。改良人种的生物工程与改造社会的共产主义，将革命与长寿联姻，玄想社会与人类的返老还童。

179

二十世纪晚期至今：健康宗教

医学的进步，卫生的改善，人类比先辈更高寿，也更年轻。人们不再谈死色变，却更加关注个体健康与生命质量。永葆青春，已经成为新的健康宗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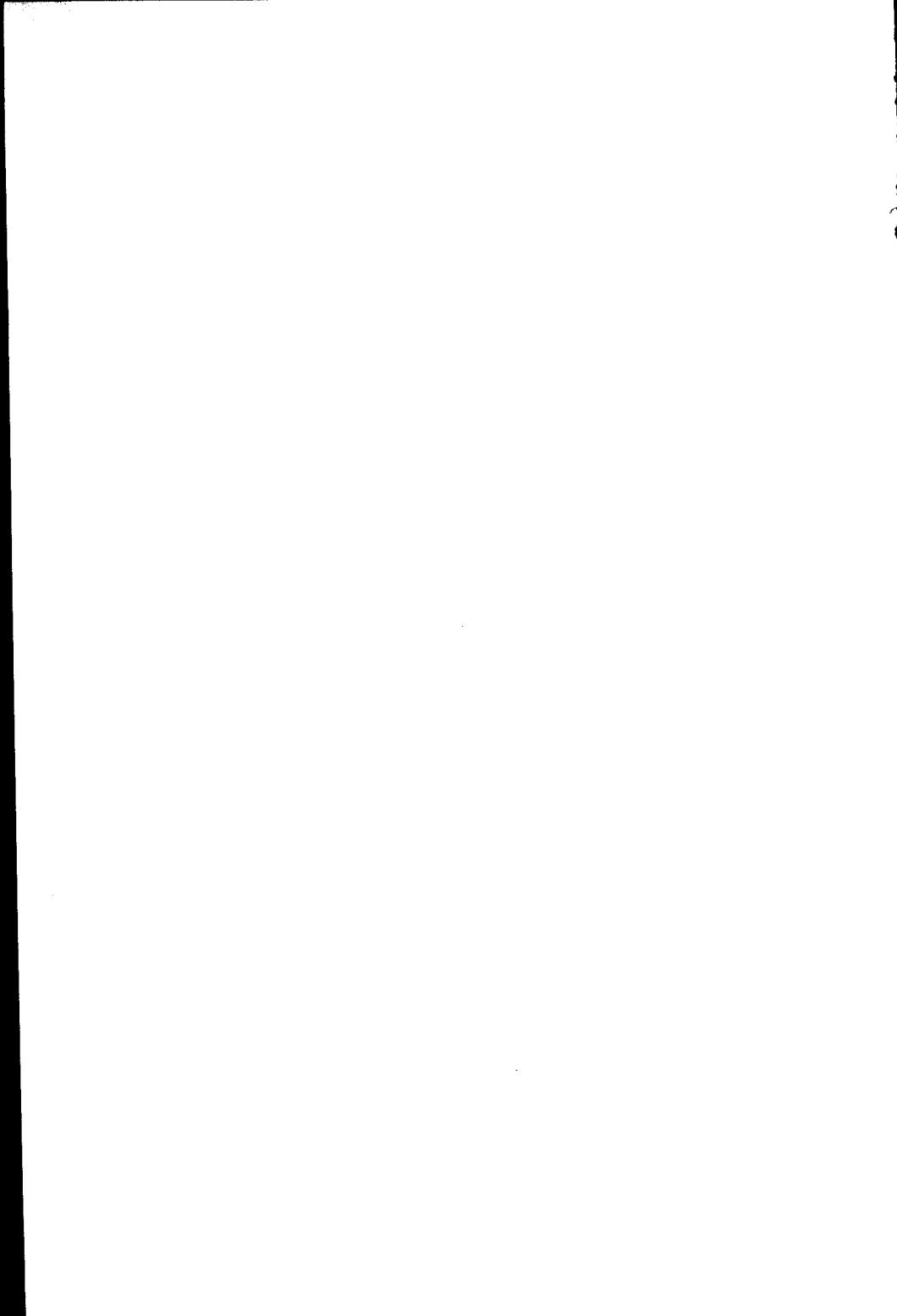
213

结语

中世纪之前，太初寿星

长生不老——长寿文化史
FOR EVER YOUNG
A CULTURAL HISTORY OF LONGEVITY

天地鸿蒙之初，
神圣的元气尚未稀薄消散，
高寿的人类先祖充斥着神话与传说。
真实生活中，
人们抗拒永生的诱惑，
质疑长寿的裨益，
乐天知命。



◎长寿典型玛士撒拉

据犹太—基督教的传说，最高寿的凡人当属玛士撒拉，他活了 969 岁，成了长寿的象征。当代可确证的长寿纪录是让·卡尔曼特创造的，她活了 122 岁，于 1997 年去世。我们似乎离始祖达到的完美高寿还有很大距离。

其实，即使是玛士撒拉和其他人类祖先的蓬勃精力，都只不过是圣火迸出的几点小小火花而已。亚当和夏娃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并得到许诺可以永生。但是上帝把他们逐出伊甸园之后，人类就进入了死神的王国。然而，生命的衰退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亚当活了 930 岁，他的儿子塞特活了 912 岁，孙子以挪士活了 905 岁。再下一代的该南活了 910 岁，他的儿子玛勒列活了 895 岁，孙子雅列活了 962 岁，曾孙以诺活了 365 岁后，被上帝带上天堂，并未真正死去。以诺的儿子就是玛士撒拉。玛士撒拉的儿子

逐出伊甸园 多雷绘





拉麦共活了 777 岁。他的孙子挪亚在灭世洪水时已经 600 岁了，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 350 年，共活了 950 岁才死去。玛士撒拉的一生，我们所知不多。他象征性的角色在于连接了人类历史上的两个生死时刻：创造天地万物和洪水泛滥。他的青年时代是和时已垂垂老矣的亚当一起度过的。玛士撒拉活到 243 岁时，亚当才去世。亚当也许跟他谈起过一些对天堂的回忆。

玛士撒拉一直活到洪水泛滥那一年，此时离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已有 1656 年了。他去世时周遭如何，至今不为人知。他是在洪水泛滥前的几个星期死的吗？进入挪亚方舟里的人名中没有他，可也不能设想他和其余的人一起被淹死了。另一种不同的猜测甚至暗示，玛士撒拉在大洪水之后又活了好些年，也许和他的父亲以诺一样由上帝带走，洪水退后被放置在孤零零的某地。

七代或八代同堂的这类父权制社会的情况，若能知晓更多，将会大有裨益，或许还可让后人仿效。可惜《圣经》对此语焉不详。不可否认，这些人属于特殊的一类：他们高寿，却不会老去，其生年的分配方法显然与我们今天所知的大相径庭。按照我们的生命周期，预期寿命达 900 岁就意味着童年时期延长到了至少 150 岁。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有些人类先祖到了 65 岁当父亲，其年龄相当于现在的 35 岁；相对而言，其他一些先祖要晚得多。挪亚的三个儿子出世时，他已经 500 岁了。童年和老年只占生年中很小的一段，他们大多时候都处于精力充沛的成年时期。《圣经》还隐约提到我们祖先的体格，这也是注释《圣经》的学者一直想弄明白的。他们也许比我们更为高大；他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巨人的世界。这样的话，人类以同等的比率衰退了两倍：寿命缩短，体格变小。

洪水泛滥之后，身体的衰退愈加严重。挪亚的几个